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事緯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趙鳴臯

左傳事緯卷二

靈壁知縣馬驌撰

齊桓霸業

莊公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冬同

盟于幽鄭成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

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二十九年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閔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

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

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僖元年諸

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卽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

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
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
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
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
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
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
逃其師而歸 六年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

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

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

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行禮義無

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

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
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
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十三年夏會
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
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徐郎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六年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霸之名何昉乎傳載展禽有共工氏霸九州之言然

則霸之名不已舊乎或曰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末季齊桓晉文之事乎古者有伯而無霸蓋於四方諸侯各建一長謂之方伯如唐虞之四岳周之二伯是也自周衰而二伯之職廢于是乎有霸之名焉是霸之興自衰周始也雖然昆吾氏不嘗霸于夏乎大彭豕韋不嘗霸于商乎三代皆有又焉在其自衰周始也國佐有言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白虎通亦曰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則

霸之名不自周起明矣即今言春秋之五霸且有進

吳王闔閭而黜宋襄者以爲蔡侯無罪而羈楚吳憂

中國是以進之然不擒二毛宋公亦嘗假仁義矣方

之句吳寧遂後乎總之春秋止有兩霸耳未可云五

也秦穆受甘言以縱鄭國違黃髮而敗殽師誅賢臣

百里奚而以子車氏爲殉黃鳥之詩是以作刺宋襄

不度德量力慕虛名而得實禍身死國辱以爲天下

笑楚莊僭號淩上憑威恃彊觀兵而窺周鼎倚怒而

殘宋郊易子析骸殿禍亦巨此三君者皆無翼戴天子之功豈能與桓公比烈哉考之昆吾大彭豕韋皆有羽翼夏殷之事則并桓文而爲五此至確之論也齊桓公當東遷之後起自危難首起圖功可謂偉矣釁沐施于羈囚連帥晝之都鄙煮海通賈國用富彊衣裳兵車之會大率尊天子而示信義使有聖王在上必且假以方伯之命使之長帥諸侯惜也王紀不立經營徒勞桓之爲此亦極難爾故北杏肇績魯衛

不至鄄幽繼盟宋鄭懷疑迨三國存而大義始昭江黄服而蠻方始懼至貫澤陽穀之會遠矦畢集矣桓公端委搢笏以朝之盛之至也而或謂包茅責貢以來不聞南下之師葵丘震矜九國以叛弦黄滅而中國不救功高志滿則盛極而漸衰焉無他管仲死也故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聖人所以不稱桓公而歸美管仲者爲其持大體正名分兵力甲于天下必不敢教其君爲鄭人繻葛之舉也至尊莫如王子

定其位而覬覦絶於天下矣至親莫如哀姜誅其罪而淫亂絶於諸侯矣侵伐不勞大師盟會不煩小國功高來天王之寵猶凛天威而恐隕越何規模之宏遠乎其後惟晉文猶能繼之豈三君所敢望與

慶父之亂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

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

故不名 二十七年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

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

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

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公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九月公敗邾師于

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衞也冬公如齊朝且弔

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文元年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

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

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

之基也 二年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秋八月丁卯有

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

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

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四年冬成

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
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
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噫莊公竟忘讐乎思姜氏誰之女也齊襄之女也襄
嘗殺桓公矣殺父者之女可娶乎納幣親迎行皆踰
禮丹楹刻桷侈爲美觀無非炫燿齊國致恭婦人是
誠何心哉宜齊風之目爲展我甥兮也文姜死而魯
國方靖乃復娶其兄之女其淫亂不減於文姜不惟

忘讐且以與亂彼莊公何如人乎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妻而不知恥是鳥獸也慶父與叔牙同母者也季友與莊公同母者也慶父久窺君位叔牙助之俄而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爲國滅親不示顯戮合於禮矣叔牙死而慶父失助似亦可以知懼乃哀姜宣淫必欲立之殺孟任之子般不恤也並殺其娣叔姜之子閔公亦不恤也内外交亂比歲而弒二君周公之祀不絕如綫矣叔牙若在又將何如也慶父

不死魯難未已季友不入魯國不定齊桓公仗義而殺哀姜僖公之立天若啓之卒能佐霸成功爲魯國之令主閟宮泮水之詩是以作頌遡其援立之功非季子誰與歸乎入春秋初魯稱多事桓公弒隱而不討齊人殺桓而不讐羽父驕逆列爲世臣文姜蕩亂尊爲國母咸謂宗國至此其將殄乎張公室而討逆賊自季氏始其世執政也有自來矣

晉獻滅虞虢

桓十年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莊二十六年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 晉人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

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九年 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

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閔公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

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晉獻公之巧謀人國也一舉而兩國滅焉何其易也前此晉嘗伐驪戎伐臯落矣又嘗滅耿霍及魏矣經皆不書而獨書滅夏陽晉實始見經葢重滅夏陽也夏陽滅而虢滅矣虢天子之大臣也虢公鄭伯同爲王卿士而王實私虢定子頹之難虢賞特隆樊皮不

臣虢公討罪凡周室之事虢必與焉晉滅虢晉無天子矣晉之爲侯也虢公御命以來旣而同朝于王二國之初蓋式相好然而虞虢不舉晉無以圖南方之諸侯也虢復搆怨一歲再侵晉虢之釁起而獻公私喜矣猶且深謀詳視按兵不舉數年之間虢日以驕于是丹朱降莘蓐收入夢妖祥見而童謠作天時人事昭然可見晉始寢而不寐不覺技癢之無從也虞公求寶劒於其弟貪人無厭晉所素知荀息揖入一

謀而兩國已在掌中宮之竒强諫曾何足救迨虞公牽馬操璧而前晉之君臣相視莫逆夫固已熟籌之矣虢公奔于京師天子不能致討齊桓方會首止不敢過而問罪晉國之彊天方授之虞虢又焉能支也哉

楚滅諸小國

莊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桓十七年）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莊十年）蔡哀侯娶于

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者其如蔡哀侯乎（僖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文三年）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

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五年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楚自武王以來日以彊暴其滅人國也直取之爾文王嗣位始侵諸姬經猶書之曰荆至成王而書楚矣享年永久身歷二覇當齊桓公爲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卒與之盟管仲死而楚人伐江滅黄齊果不能救也霸主尚在楚猶不逞況其後乎城濮一創驕鋭稍折未幾而穆王弑立輙復薦食秦伯降服臧孫興嘆亦何能救楚始日有圖霸之志

而北方之諸侯咸重足而莫敢側視矣入春秋來滅國之多無過于楚而滅國之易亦無過于楚幅圓廣則甲兵日盛中國之霸是以難也

晉驪姬之亂

莊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

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閔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

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

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

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

盡敵猶有内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僖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臯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

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
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
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
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
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

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挍乃狥曰挍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

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

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

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于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

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

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十一年

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三年

秋八月辛卯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

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

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

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

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
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
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
祗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
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
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
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

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

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

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六年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十七年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二十二年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

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

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唐風采苓之篇刺信讒也曰人之為言茍亦無信夫知為讒而猶信者寡矣父子之親其天性也捧負提攜畏其不壽而謂信讒以殺之有是理哉嗟乎讒人亦多術矣陽譽陰譖以深其謀歌笑流涕以堅其說久之而令父蹈不慈子蹈不孝始因亂而中取其利

牀笫之間爲效尤捷視彼驕人亶其可畏已哉晉獻公滅國開疆亦雄傑之主也而卒不能勝一驪姬之讒愛色授情齒牙交搾二五成耦三公子出申生一死爲禍尤酷優施教以夜泣大臣要其中立銜骨有日毒胙忽發然後大子不敢辯公亦不及察也申生既縊羣子易除不煩多詞而止曰皆知重耳夷吾不敢寧居矣中大夫日比爲謀三公子一旦盡黜驪姬至此羽翼已成亡人之徒越在他國三怨之伏非姬

氏所知也惟獻公猶能知之荀息忠貞又復多謀獻公識其可托屬以奚齊非必與於廢嫡之謀也然而公疾方篤二子久亡奚齊雖庶聊主社稷舍其君而外求君寧云易乎旣已頓首受命不得不奉先君之志以周旋里克痛念大子深惡女戎因國人之憤怒以申大義荀息至是雖心知其不勝顧白圭之義已不可爽矣重耳賢而且長以次當立其出亡也國士從之平里之徒所欲援立者也乃惠公乘間許賂幸

而得入二子之志終未愜也惠公固已先察之矣里克以弑君正罪丕鄭以聘秦獲辜兩害俱除惠公之意先定之也獨是夷吾之所藉以有晉國者惟恃二臣與秦國耳徼倖得位輙復食言忝買君而閉公子背兩賂而忘汎舟秦晉交絶夷吾孤矣韓原被獲幸而得反身死而子爲戮唐叔之祀幾何不絶固惠懷之無親亦天之有以啓霸主也初驪姫之為讒也曰自桓叔以來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噫晉之無

道其來舊矣婦人猶知借以行譖獻公殺桓莊之族
以求安其國女戎自招諸子爲戮殘敗之事胡可長
也爲申生者遭家多難進退罹法處偏鄙則動静咸
辜委彊翟則勝敗交戾甘己罪而惡傷君之心稽首
再拜不敢愛死謂之仁孝可也寧止共乎

衛文滅邢

僖公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十八年冬
邢人狄人伐衛圍莵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

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十九年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年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四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

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方狄之病邢衛也齊桓公遷邢封衛楚丘二國之相依猶脣齒也衛在邢東狄在邢西狄之病衛必由于邢齊之急于救邢實以固衛邢衛之相救豈相爲賜哉勢使然爾乃齊桓甫死衛旋伐齊方昧弘恩豈知同病兩國之釁衛人招之邢人始之而狄人因以乘之也邢固無道甘助狄國衛利同姓詎稱天伐讓國衆聽興師降雨史氏之詞不無侈美二禮委質

濟其狡謀張儀事楚事魏之智實權輿焉邢爲姬姓周公第四子之所封也衛之視邢則爲同姓魯之視邢則爲同宗滅同姓春秋惡之滅同宗魯之春秋惡之故生而書名春秋僅見未若虞滅下陽雖曰同姓其與宗國尚未相關也且衛自惠懿以來文公則誠賢君也定之方中詩人專美秉心塞淵不稱爲令主乎況布衣帛冠國用富彊素絲良馬賢人樂聚培養餘力正堪報狄柰何計不處此張其奮怒終累令德

亦思控大邦而嘆誰極衛難方殷邢實同之忘同患以長寇讐生名之義所由賍也

宋襄圖霸

僖二年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八年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玆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十七年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

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十九年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

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
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
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
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
可也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

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别無别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緍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

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在昔宋桓公之立也適當北杏之會齊桓爲霸首重得宋自兩鄄以來每會先從三十餘年武勇不黷兵甲不頓宋國號稱無事焉襄公乘數十年培養之餘

復際齊桓謝霸之初奮志有爲首定齊亂正考父美之爲述祖德用作商頌當日之内外未嘗不大有望於襄公也而卒之兵敗身死以爲戮笑不惟無桓文之烈且無鄭莊齊僖之彊此其故何歟抑有說焉蓋以力假仁謂之霸宋國之力自固有餘服人不足襄公未見齊霸之盛而正值其衰鹹淮牡丘非不身從然救徐不克謀鄫不成襄公心竊輕之以爲取而代之未爲難也其視霸也易故其志遂驕於是執滕用

鄫伐曹圍曹一歲之中三國俱病旣而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嗟乎宋亦愚矣中國之所日患者止一楚耳齊桓公經營二十餘載召陵一盟僅獲責貢蕞爾宋國輙欲主盟楚成王佯許以誘之秋執冬釋宋之無君也三閱月矣乃猶不悟而伐鄭敗泓國辱身死楚頭不逞輙敢肆然窺中國者宋襄實啓之也叩鼻衈社小國是忍重傷二毛彊敵猶恤師敗自解豈能要名文王之師豈其然也初公之立也以子魚

爲左師自是以來每舉必諫倘用其一言猶堪救禍襄公知其仁而不能聽其謀剛愎自用莫此爲甚方於君偃見雀鸇之祥欲爲霸主反成桀宋何其先後之相侔也列之於五霸不亦侔乎

王子帶之亂

莊十八年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僖七年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

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二十年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二十二年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

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

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
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
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
之和爲聾目不别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

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
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
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
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
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

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

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申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

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

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讀惠襄之春秋而知霸主之關于王朝如是乎綦重也叔帶以惠后之寵幾奪大子齊桓公爲之會于首

止以謀王室旣而襄王告亂復盟于洮以定其位奪嫡之患所以息也齊桓旣沒婦怨復起狄人助亂天子蒙塵晉文公於是首起圖霸狐偃決策莫先勤王取大叔而殺之王室始靖叔帶之爲亂也多歴年矣經兩霸主大難方弭桓公之圖之也弭之于未亂之先文公之圖之也戡之于旣亂之後兩霸之功均大有造于王室者也然叔帶爲襄王母弟以惠后之寵是以偪嫡召戎伐周亂形已見幸而逃亡庶幾難止

齊桓公執而歸諸京師亦云宜也乃受而無討且爲之請試思葵丘之會初命曰無易樹子意何爲也王復濡忍召帶反國避鄭伯克段之名又蹈子頹奸位之禍諸侯震悼晉用納王於是請隧受田無何而有河陽之召雖功烈攸隆而天子淩遲極矣所以定哀之世傷天下之無霸而隱桓之世傷天下之無王無王而後有霸非得已也讀曹檜之卒章可勝歎息哉

左傳事緯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事緯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吳銓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事緯卷三

靈壁知縣馬驌撰

晉文建霸

僖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

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
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
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
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
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
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
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

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
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
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
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

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
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

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
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
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
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
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懐公
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吕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

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

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二十五年 秋秦晉伐

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

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

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

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民懐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

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

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

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
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
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
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
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

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

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醴命晉侯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

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

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二十九年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

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
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
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九月
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
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

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

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晉文之入國也年已六十二矣路車乘黃方報秦施

而呂郤之難復作焉以遲暮之年當患難之後霸業一成數世因之何其遇之艱而功之偉乎宋襄不競楚氛日惡蠶食中國凌虐諸姬泓戰一勝而宋求成頓子既納而陳聽命且齊孝廢職魯人求援以宗國之大儼然托重於蛇豕晉若不起中國之勢必至大潰區區宋齊而可與抗乎文公見晉霸之成在此一舉也即諸夏之振在此一舉也示信義以服民用詩書以選將計成謀定奮志決策先挾必勝之勢而後

用兵焉一戰得雋荆蠻敗衂楚方收其殘夷而晉之
霸業已赫然於天下矣昔齊桓之世楚非不彊也然
用師不過淮漢之間中國諸侯未至大病既而召陵
觀兵屈完來盟齊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楚服焉今日
者楚勢方熾號召中國盟溥以來諸夏咸拱手以聽
命非用大創楚豈輕服即中國之諸侯亦未敢輒相
信也文公復二國以助己執一使以怒敵我得其利
楚受其愚城濮一捷諸侯景赴於是鷩冕上賜牛耳

獨執中國曰以睦楚人乃不敢北視矣故召陵之師較晉為逸而城濮之績視齊為烈時勢不同遲速異效桓文之事正未可以低昂也說者謂文之入也龍蛇作歌胼胝居後誅觀狀于鄭國責乘軒于曹人請隧召王威偪天子凡其舉動大抵報復私讐不顧禮義則較之齊桓為不侔焉然孔子不云乎晉文譎而不正齊桓正而不譎論其功雖無大小之殊而考其心不無邪正之異也至如齊桓方没五子交爭晉文

既羐數世繼霸則善後之術是又文之勝於桓者爾

衛元咺搆訟

僖二十八年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

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髪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
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
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
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
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

楚衞新婚晉文圖霸侵曹伐衞以致楚師衞成公懼其無禮且不假道也越在襄牛旋又適楚奔走逃避不敢寧處故叔武攝位元咺奉以受盟而成公獲反國焉叔武之賢也讓位不獲蒙難盟霸元咺之忠也殺子不顧卒安社稷衞雖多難賴二子繾綣其間庶幾克協衞尚可以無事也成胡不信反覆懷疑宛濮之口血未乾輒先期以入叔武被殺衞患復興左氏

曰公子歆犬射殺之非公志也公羊氏曰成公怒武之篡也咺諫不聽而卒殺之叔武之死雖莫能定要以訴言一入而咺子先死瀆盟失期中懐忌刻歆犬一矢不可謂非成公之志也雖然骨肉相殘罪在成公君臣搆訟罪在元咺晉人不察為臣執君天王曰君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信斯言也晉可釋衛乃君寘深室咺别奉主為此舉也亦云過矣薄酖免死醫亦不誅納玉復國竟亦殺瑕曾幾何時而衛之

兄弟君臣數相夷也昔齊桓公之為霸也存三亡國
令晉文一戰而曹衛幾亡罪晉者曰衛國之亂文公
為之世衰道微功利是急霸業之中亦有升降焉大
難甫息遷國圖存甯子之謀厥為長慮非曰予得吉
卜遂棄先君之終焉允臧者也或曰甯武子之事成
公也先無道而後有道吾攷元咺之獄紛紛三載嗣
是以來國中無事無道短而有道長則猶為春秋之
令主也

鄭穆之立

僖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三十年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

許之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宣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

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

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鄭文公之子六人惟穆存焉穆公之生也有夢蘭之祥有姞甥之吉是以子孫孔多七穆蕃庶石癸之言卒驗焉誠如是也鄭之將興止在燕姞一女子乎余獨謂不然昔桓公受封國人便愛入為司徒周民和集而犬戎作難竟死王室武公繼之爰定東周是鄭之先葢嘗有功于國有造于民殆有必興之理即無燕姞穆公固將生也七穆者何穆公之子十有三人

靈襄嗣位公子嘉誅子然士子孔之族奔楚羽氏適晉不在其數其餘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謂之七穆宋之盟七子賦詩則七族也韓起之聘六卿賦詩其時良氏微矣終春秋世穆族代為卿也因並記之

秦穆霸西戎

僖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

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

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

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

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文元年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

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退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

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

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五年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

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勿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中國不可一日無霸也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曠八年而無霸矣無霸而有霸則秦穆公為之也穆公初立

齊桓方盛征伐盟會不一及秦不惟不及秦且不及晉獻公內亂易樹子以妾為妻葵丘之會所首戒也興師致討宜莫如晉而桓若不聞焉何則桓猶獻也如夫人者六人宮中姊妹不嫁已先多瑕何以正人故里克兩弒卒莫能定也秦穆公奮然有為再置晉君城濮一戰文公遂霸君子曰晉之霸也秦穆其有焉定晉之亂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中國再振齊桓所不能為者穆能為之雖謂之霸亦未嘗不可也秦晉

世好加以婚媾乃圍鄭之役秦受私盟二國之畔於此焉始既而秦人襲鄭晉襄擊之隻馬不反春秋于是大惡秦也斥之為狄為其貪鄰國違黄髪亂人男女喪其師徒也穆公悔過而能用賢彭衙再敗又復增德三舉而晉人不能爭方之蕭魚庶幾同烈轉敗為功賢孰大焉左氏大其悔過也為之張其詞曰遂霸西戎豈不偉哉書載秦誓取其悔過詩録秦風譏其殺良其亂命可戒其用賢可法秦穆之為秦穆盡

於此也

晉襄繼霸

僖三十三年 狄侵齊因晉喪也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文元年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

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二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

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拜晉成也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

晉拜曹伯如晉會正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

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
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
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
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襄公即位戰殽以郤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離楚一

歳而退三彊其善繼文業者哉而說者謂墨經即戎厄人於險實開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則襄爲病焉雖然未爲過也秦穆雄視西戎積有年日當晉文之初霸而興師以窺中原此其志將欲圖霸也襲鄭入滑漸將及晉既而長驅諸夏東方之諸侯非晉有矣殽戰一勝晉始復振終襄之世與秦五爭而不勝者止一穆公遂卒焉秦之不能病中國皆襄公力也狄乘晉喪故一戰而獲其君文公之霸許人不至故

帥二國以伐之夫中國為霸所病者秦楚與狄而已今一舉而三者莫與爭也病霸者去而霸成矣文襄所由并稱也然而有異焉文公之業首在制楚襄公之業首先制秦制楚者天下之公制秦者一人之私襄惟先其私而後其公故終身不能病楚夾泜之陣求紓以退商臣弒立坐失事幾乃頻年興師止在小國得衛沈而失江蓼垂隴之盟委諸大夫楚氛日甚卒莫能問也其志衰其功墮矣享年不永功業漸微

以視墨絰視師獲秦三帥時何前後之不侔也是則

襄之可議者爾

公孫敖之奔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

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

必有後於魯國 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

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

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

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十四年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

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十五年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

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魯之弱也由於三桓而三桓之僭起於孟氏自慶父不道魯人失罰為之立後是魯國之無政也敖當僖公之世雖嘗帥師止奉霸令猶未見其專政也迨乎

文公而專之形遂成矣兩會諸侯仍然得志實為春秋以來大夫專會諸侯之始焉罪人之餘幸而不廢輒得政柄嗣是得臣行父帥師城邑三家之勢於是遂成總由孟氏為之先也敖爭己氏以幣奔莒狗欲肆淫廢棄君命倘數其罪而除其世且以振慶父之惡彼二氏者庶知懼矣魯無法紀聽其出入至客死而猶歸其喪孟氏至此何所忌乎孟氏仍而三家俱仍孟氏固而三家俱固魯之不振非無因也

楚穆圖北方

（僖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文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芉而勿敬也從之江芉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

末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九年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

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宫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

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十一年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十三年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

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十五年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

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楚之圖北方久矣成王在位四十餘年無日不以争霸為事召陵以後楚人斂翼窺桓公之沒越漢東以陵上國晉文奮起而戰城濮楚氛始息伺釁則起勢阻則退鷙鳥伏攫戰守並用其才類有能過人者然卒不能大得志於中國以中國之有霸故也穆王弒立晉襄不能正其罪使得肆其兵力蠶食小國江六之區騷然煩苦焉既而襄公即世晉益不支楚於是

乘間竊發觀兵中原二年之中而鄭陳蔡宋靡然影從其圖北方也鋭于成王矣夫穆王之蠭目豺聲其凶忍雖不亞於父其遠畧未必能及父也然而戰勝攻取師出必利十二年間未嘗一跌較之成王其功尤烈此其故何哉則時勢之不同爾晉立靈公方在襁褓秦晉日戰楚反休息盾不能和輯國家專務殺戮處父射姑之流相繼死亡焉晉之不在諸侯也夫人而知之矣豈止范山哉蠻夷伺隙又誰能禦禦厥貉

之役宋人望風而服固其宜也天祐其衷穆王隕命莊王身坐鐘鼓之間尚未北顧是以晉國稍得息肩而從楚之國於是漸服穆若不死野戰伏屍恐將見也方穆之欲弑君也先除子上蓄謀而發國人莫問及子西謀弑漏言身死又何益乎稔惡無咎為諸夏患讀春秋者至於楚穆之事而思霸更深矣

宋昭之弑

文七年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

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

非其罪也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一年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十四年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十五年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

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

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冦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
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
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
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寳行
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
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
盡以其寳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
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

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

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

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
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
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
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
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
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
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

晉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宣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九年滕昭公卒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十年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

宋人伐滕（成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五年）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史稱宋成公卒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公之少子杵臼是為昭公然則討賊正名國人援立

昭公之得位可謂正矣乃即位未幾而骨肉肇變患難交作身弑而得無道之名焉雖昭公之自取何宋人之輕於廢置耶夫宋國三世内娶故如黨彊盛此其威勢所積固未易除也公方在衰絰忽開難端力不能勝祇以速禍兩年之内而公孫大臣相繼戕賊羣公子未除而公之黨已盡矣枝葉撥落爪牙盡去凡宋之人皆公敵也而誰與處乎子哀去位而高潔身之義華孫來盟而無恤國之心亂兆已形公猶不

悛公子鮑者宋公之弟也有禮而好施國人因之內有夫人為之主外有諸大夫為之助故昭公旣弑文公遂立其迹固疑與乎弑也而經不斥名後世原之者謂昭方多忌鮑禮于人以德易怨勢難並立且也文公未立不能逃亂旣立不能討賊安享其國兄受惡名則昭公之死謂非文公而誰為之乎晉靈方弱不能正罪趙宣子請伐備鐘鼓以聲其罪戰以錞于丁寧以儆其民兵方入境輒以賂成傳曰猶立文公而

還蓋深憾乎其立文公也霸討不明反成宋亂為文公者又何懼乎武氏作難實懷不平文公除害兼及母弟殺其兄并殺其兄之子殘忍極矣先用商人驟施之謀繼行詭諸除偪之智陰謀市國戕滅天倫幸而不討實春秋所深惡也豈曰賢乎

齊懿之弒

文十四年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

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

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
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
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
俟君間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十七年齊
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穀之

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

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史記曰孝公卒昭公因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天道其好還哉夫齊桓有夫人三人皆無子而如夫人者六人皆有子均非適也其誰當立以長則無虧矣其次則惠公元也廢長立少自孝公已為不順昭懿之徒咸懷覬覦矣昭公殺孝公子春秋畧其事然齊國内亂爭端久形昭之得國

要必非以義立者也昭公在位奉晉惟謹故享國二十年間國內無事商人雖欲圖之而無其間令也昭卒舍立商人肯甘心下之乎先用小惠以結人心乘隙而動中外咸順弑國君而執國母搆難於魯四年之中三侵魯鄙違逆王命蔑棄霸主即其行事固好大喜功而不能靖國者也申池難發國人不問益懿實不道慮惠圖位亟戰無度民漸弗堪二賊舍爵固知懿之無助爾子元順國人之請而居君位竹中之

罪亦無誅焉無他懿之不仁元所素惡始雖讓立心實不平商人被弒亦惠公之志也初管仲之寢疾也桓公往問之仲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開方也桓公不聽使三子專權又多內嬖卒啟五子之爭齊是以弒奪相尋四十餘年國猶不靖皆由內外多寵而不用管仲之言也周書曰美男破舌美女破老觀於齊桓之事而益信矣

仲遂殺適立庶

文二年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十八年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

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

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
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
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
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
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
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

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冐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令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八年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季文子初聘于齊國武子來報聘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

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巳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五年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

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文公魯國之惰君也三書不雨而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而鮮自強之志政事日怠三桓日專周公至此其益衰矣然三桓雖盛未若東門遂之尤惡也僖之末年季友卒而公子遂進聘鄰帥師經凡五書以僖公之賢而不能察焉度其才必善惑人主者也及乎文公得君益專十八年之内遂四交齊兩交晉一盟

雒戎一救鄭一如宋列國之事遂必與聞雒戎之盟不待君命三桓之子亦不能與之亢寵也夫文公政媮弗堪自立其所畏者晉齊而已遂於晉則結趙盾於齊則賂懿公兩國之交皆由遂成文公欲通晉齊必恃乎遂遂以多奸又挾兩大功高震主雖公亦且依賴之矣行父世賢反居其下敬嬴內嬖先託其子威勢日盛不至易君之嗣不止也惡及視齊出也其母出姜叔姬所生叔姬既素無寵齊又兩易君矣惠

公初立請命遂允姜氏大歸齊人不恤其視出姜曾不若魯市人也宣公即位輒請齊婚繼又請會平州之後比歲如齊甚而大夫止公求婚猒尊毀列宣無慚焉無他襄仲發難先與齊成言而後舉事宣公之位齊實成之故終始奉之惟謹爾既而仲遂卒齊惠薨魯之執政改轍事晉公孫歸父猶堅從齊故伐莒會穀終始同之無敢後也斷道以來晉景日彊歸父為謀又欲借晉之力以去三桓而張公室計不獲成

公先忽諸行父巧獄蔽以殺適之罪而除之歸父出奔非適適齊而誰適適乎夫東門之惡在弑二君而行父所忌在去三桓公償私怨子任父慝其誰服焉東門既去季氏遂彊欲除之而反張之魯之日弱率由此也

左傳事緯卷三